

"十三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

语言学热点问题研究丛书 沈家煊 主编

说把字句

张伯江 著



学林出版社

说 把 字 句

张伯江 著

学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说把字句 / 张伯江著. —上海: 学林出版社,
2019.10

(语言学热点问题研究丛书. 第二辑)

ISBN 978-7-5486-1556-9

I. ①说… II. ①张… III. ①汉语—句法—研究
IV. ①H146.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197866 号

责任编辑 李晓梅

封面设计 严克勤

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图书出版专项基金资助

语言学热点问题研究丛书

说把字句

张伯江 著

出 版 学林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发 行 上海人民出版社发行中心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印 刷 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32

印 张 7.5

字 数 13 万

版 次 2019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86-1556-9/H·119

定 价 35.00 元

总 序

沈家煊

这一套丛书的缘起，是出于这样的考虑：长期以来，在语言学领域，我们不断学习和借鉴来自国外（主要是西方）的理论和方法，有成效，在某些方面成效还很显著，但是总的来说，还是觉得运用在汉语上不免捉襟见肘、圆凿方枘，至少勉强不自然。启功先生曾有一个比方，说小孩套圈游戏，小圈圈只能套小老鼠，印欧语“葛郎玛”（grammar）是小圈圈，套不了汉语这只大熊猫。这种感觉突出反映在一些有争议的热点问题上。有的曾经是热点，如词类问题、单句复句问题，冷寂了一段时间，但是问题并没有解决，还时时冒出来困扰着我们；有的是国外出了新的理论，用来处理汉语而形成新的争论点，比如句法成分的移位问题，音步和韵律的问题。之所以成为新的争论热点，显然也是因为新搬用的理论用起来不顺畅、不协调的地方很多。有的问题，例如主语和宾语的问题，曾经是热点，后来问题基本解决，取得共识，而

新的问题又出来了，如主语和话题继而成为一个不断争论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主宾语的问题得以基本解决、取得共识，这是摆脱印欧语那种主宾语观念的结果。

国外的理论在不断的翻新，出来一个我们跟进一个，有时候人家已经翻新了，声明放弃原来的理论框架，我们还在吭哧吭哧按照人家那个老框架在思考和行事，有不知所措的感觉。许多人觉得这样下去总不是个事儿，想要改变现状。但也有不少人以重视和彰显语言的“共性”为理由，想维持现状，其实他们所说的“共性”是以人家提出的那一套理论为参照的，却忽略或者无视汉语的个性。共性寓于个性之中，没有语言的个性哪来语言的共性呢？近年来，国际语言学界逐渐形成一个认识，要弄清人类语言的本质，先要充分了解语言的多样性。我的同道朋友朱晓农君说，universals（共性）应该音义兼顾翻译成“有你我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是只有你没有我，对此我十分赞同。据我所知，国外很多学者也不希望我们只是跟着他们走，而是想听到基于本土语言事实提出的新见解，发出的新声音，使他们也能从中得到启发。

一百多年西学东渐，语言学领域学习和借鉴西方的努力一直没有停息，另一方面，摆脱印欧语传统观念的束缚的努力也一直没有停息。我们的前辈早已为我们指

明了方向，要进一步摆脱印欧语传统观念的束缚。正如朱德熙先生生前所言，很大一部分的争论问题是由于受这种观念的影响，先入为主，以致看不清汉语语法的本来面目引起的，要是我们能摆脱这种干扰，用朴素的眼光看汉语，有许多争论本来是不会发生的。还说后之视今犹今之视昔，今天可能还在不知不觉中受传统观念的摆布，那就要等后人来纠正了。朱先生给我们留下的学术遗产中，有一个十分重要的观点，汉语的动词做主宾语的时候没有印欧语的那种“名词化”，这是摆脱干扰的一次实践，为我们树立了一个榜样。吕叔湘先生跟朱德熙先生的想法一致，在晚年向我们发出语法研究要“大破特破”的号召，要把“词”“动词”“形容词”“主语”“宾语”等名称暂时抛弃，要敢于触动一些原先不敢动他一动的条条框框。

吕先生和朱先生虽然是针对语法研究而言，为我们指出的方向却是适用于整个汉语的研究。汉语的语法是“大语法”，语言的组织运行之法，包括语音、语义和用法在内，过去按“小语法”来理解汉语的语法，这本身就是受印欧语传统观念的影响。

策划这套丛书的出发点就是响应“摆脱干扰、大破特破”的呼吁。近年来这方面的努力比较显著，有了一些新的进展，有必要做个小结，理清思路，明确方向，

继续前进。这套丛书因此也可以叫“破立丛书”，每一册就某个具体的热点问题，先对以往的研究加以梳理和评析，指出破除传统观念、摆脱干扰的必要性，然后摆出新的观点并加以论证，目的是让读者明了问题的来龙去脉、症结所在，活泼思想，减少执着。这个设想有幸得到学林出版社的支持，使得想法得以实现。虽说“破字当头，立在其中”，但要真正立起来，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情，还有艰苦的工作要做，目前书中摆出的新观点、新思想还大有充实完善的必要，甚至有修正取代的可能。

策划这套书还有一个出发点是写法，虽然讨论的是复杂的学术问题，但还是要写得浅显一点，通俗一点，尽量少用难懂的名称术语，篇幅简短一些，一个问题一个小册子，不让一般读者觉得深奥繁复，不得要领，望而生畏。当然要做到这一点实属不易，目前的面目还大有改进的余地。

我们希望这套丛书不仅对专门从事语言研究的人，不管是老将还是刚入门的新手，对广大的语言教师，包括外语和母语的教学，都有一定的启发和帮助，而且希望那些对语言问题感兴趣的朋友，那些在语言工程、信息处理、语言心理、语言哲学、社会语言学等领域的人士也能从中获得一些知识，得到一些启示。

2017年12月12日

目 录

总序/ 沈家煊	1
---------	---

引言	1
----	---

上篇 把字句的组成和句法结构问题

1 把字句的主语和宾语	6
1.1 “把”字的宾语	6
1.2 把字句的主语	13
1.3 把字句动词后的宾语	14
2 成分之间的制约关系	18
2.1 把字句的动词	18
2.2 动词的状语和补语	20
2.3 “动后限制”问题	24

3 把字句的句法变换	29
3.1 把字句与受事主语句	29
3.2 把字句与被字句	34
3.3 把字句与双宾语句	42
4 把字句的生成方式	47
4.1 “把”字宾语的角色	47
4.2 “把”字是否指派角色	58
4.3 把字句的生成方式	64
5 把字句是不是句法过程	73
5.1 被动化和逆被动是什么性质的语法过程	74
5.2 把字句与作格语言逆被动态的比较	78
5.3 把字句处理成逆被动态的困难	82
5.4 “被动主动”说	88
5.5 把字句是不是句法过程	92

下篇 把字句的语义和语用问题

6 主语的意志性	96
6.1 施事与致事	96
6.2 意志与责任	100

7 宾语的有定性 (上)	105
7.1 有定: 专指? 泛指? 确指?	105
7.2 从语义定义的定指和通指	113
7.3 从原型受事特征理解定指性	116
8 宾语的有定性 (下)	124
8.1 历史发展趋势	125
8.2 现代汉语中的无定式把字句	133
8.3 无定式把字句的理论蕴涵	140
9 动作的结果性	143
9.1 致使的结果	143
9.2 完全影响	149
9.3 直接影响	154
10 句式的处置义	158
10.1 处置说溯源	158
10.2 客观处置与主观处置	163
10.3 把字句的主观情感	166
10.4 把字句的主观视角	172
10.5 把字句的主观认识	177
10.6 主观处置的解释力	185

说把字句

10.7 主观处置义与处置标记兴替	186
11 把字句的语用特点	190
11.1 句法隐喻	190
11.2 篇章特点	197
11.3 语体特点	201
结语	211
参考文献	216

引言

“把”字句是现代汉语的常用句式，据观察，汉族儿童两岁多就开始说带“把”字的句子。“把”字句在汉语里有上千年的历史，句法多样，表意生动，成为现代汉语最引人注意的特殊句式，不仅是非母语者学习汉语的难点，也是研究者无法回避的重要课题。从我国最早的以现代汉语为描写对象的《新著国语文法》（黎锦熙，1924）开始，就已经注意这一句式了，成书于20世纪40年代的王力《中国语法理论》《中国现代语法》和吕叔湘《中国文法要略》已经对“把”字句的句式语义和结构特征做了非常深入的探讨。此后数十年间，汉语学界对“把”字句的关注始终热度不减，“把”字句的研究也全面折射了汉语语法研究方法论近百年间的发展走向，成为语言学理论方法的试金石。

“把”字句最引人注意的是它的词序特征。《现代汉语八百词》（吕叔湘主编，1980）这样概括现代汉语“把”字句的常用格式：

主语	状语	“把”+宾语 1	状语	动词	宾语 2	宾语数	助词及其他
你 我们 我 你 你 老王	必须 已经	把介绍信 把革命 把这本书 把这本词典 把写好的稿子 把炉子	再 都	带 进行 看了 借 [给] 给 生上了	我 我 火	三遍 三天	在身边 到底 了 吧

看抽象的句子成分，如果去掉“‘把’+宾语 1”那一块，剩下的“主语—状语—动词—宾语—助词”跟其他语言的句子格局很有可比性，可见“把+宾语”是汉语最有特色的一个成分。汉语使用者都能明确感觉到，这一块是说话时非常注重的部分。除了它的语序位置以外，“把”字显然在其中起了关键的作用。

黎锦熙（1924）指出，“把”字原本是个动词，是“用手把着”的意思，后来这个意义稍微虚化，从“手把”的意思变为“用”的意思，可以称作“方法介词”，如“西人把中国的原料制成货品，运销中国”，这句话等于说“用中国的原料制成货品”。这种用法进一步虚化，“用”的意义也更淡化甚至消失了，黎锦熙认为，就只是“提前宾语”的作用。为什么说是提前宾语呢？他指出，在“我把这本书读完了”这个句子里，“介词‘把’所带的名词是‘书’，外动词‘读’所涉及宾语也就是这个‘书’。这种句法，是国语所特有而

且最多的；也就是介词‘把’字的特别作用”（36页）。简单地说，黎锦熙（1924）对把字句的论断就是两点：一是提前宾语，二是用得很多。

除此之外，黎锦熙注意到句式的什么特殊之处没有呢？有一点。因为他确信“把”字的作用是处理宾语，只有及物动词才有宾语，照理说把字句里就不该有不及物动词出现，可是他发现，“提前宾语的‘把’，有时用得很奇怪”。举的例子是：“〔驴〕把我跌了下来，跌的腰胯生疼。”“把周先生羞的脸上红一块，白一块。”他说，这两例的“把”字仿佛是“使”的意义，但又不能看作动词“使”，也不能当作连词（213页）。黎锦熙看到了把字句里个别特例，但是对普通的把字句就只认为是提宾，没有做更多特性观察。

为什么要提前宾语？是不是所有宾语都能提前？提前宾语的句子跟原来有什么不同？进一步追问，“把”字带的名词是不是提前的宾语？是谁的宾语？这些问题成了此后数十年间语法学者们关注的焦点。

本书分上下两篇文字分别评述九十多年来现代汉语“把”字句研究的主要问题，上篇侧重于结构形式的讨论，下篇侧重于词汇语义和句式语义的讨论。全书行文中，谈到“把”字句，多数情况下“把”字就不加引号了。

上 篇

把字句的组成和句法结构问题

1 把字句的主语和宾语

1.1 “把”字的宾语

1.1.1 “把”字宾语的有定和无定形式

把字句的结构形式观察，黎锦熙（1924）只说到了是提前宾语，没有指出任何形式上的限制。迄今见到的文献里，最早谈到“把”字所带宾语的限制的是比利时人 Joseph Mullie（1932）。据吕叔湘（1948）转述，Mullie 在其著作 *The Structural Principle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汉语构造原理》）中谈到了“把”字宾语必须有定（the determinate accusative）：

我把这一本书儿看完了。

我把桌子挪了。

对于汉语的有定和无定，相当长的时间里，人们是靠比附英语带定冠词的形式和带不定冠词形式来区分